



王曼玲◎著

现代长篇军事小说

花样女兵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在军营度过青春岁月的战友们

五个花样年华的女兵都是带着自身的秘密选择条件艰苦的陆军一五八医院，

为追随理想，他们任劳任怨！

为寻觅纯真，他们对青春的选择无怨无悔！

HUAYANGNVBING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花样女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样女兵 / 王曼玲著. — 北京 : 新世界出版社, 2010.4

ISBN 978-7-5104-0881-6

I. ①花…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6220 号

花样女兵

作 者: 王曼玲

责任编辑: 连 慧

封面设计: 道一设计

版式设计: 韩东坡

责任印制: 李一鸣 杨 军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行部: (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编室: (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10 × 1020 1/16

字数: 240 千字 印张: 17.5

版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0881-6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6899 8638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在军营度过青春岁月的战友们！

引 子

太阳像一只刚出壳的雏鸭，晃动着它那毛茸茸的脑袋，躲躲闪闪地出来了。山脚下的那些房子、绿树全都戴上了一顶金黄色的帽子，在戴天娇的眼前亮成一片。

站在山顶上的戴天娇，突然感到太阳就好像是从爸爸脚下升起来似的。此时，爸爸走在她的前面，正迎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走去，那一缕缕金色的阳光就从爸爸脚下一点一点往上爬，最后爬到了爸爸的头上。他头上几根飘飞着的头发就好像被火烧红了的细铁丝，有一种透明的感觉。

爸爸在墓地前的一块空地上站了下来，他的身后是一排排整齐的墓碑，这时灰白色的墓碑都已经染上了一层金红色，像一些在火光下列队的士兵。爸爸把身子转了过来，从这个地方能看到山脚下陆军一五八医院的全景。医院刚刚苏醒，有人影在走动。戴天娇小跑了几步来到了爸爸的身边，她把胳膊伸进了爸爸的臂弯里，依偎在爸爸身上。尽管爸爸老了，可是他的身体依然是魁梧的，戴天娇想，年轻时候的爸爸不但能让敌人浑身发抖，也能让漂亮的女人浑身发抖。

爸爸回头看了看依偎着他的女儿，女儿是美丽的，而且美得让人骄傲。他接着又把目光投到了远处，那里正在开始崭新的一天。看到这一切，他禁不住感叹着说：“快四十年了。”说着他挺了挺胸脯，“那时这里什么都没有，一片乱草，坑坑洼洼的，我一眼就看中了这块地方，我说，就定在这儿吧！这里有山可依，有河可伴，要真打起来，就是把这里封锁了，伤员在这里也能活下去啊。”





花样女兵



戴天娇只是听着爸爸说,她眼前出现的是那幢让一五八的人引为自豪的飞机式住院大楼,从这个角度看,除了机尾和右侧机翼的部分看不全外,那个“飞机”的形状是能看个大概的。在大楼的周围各种各样的绿色植被密密麻麻的,简直就是一片绿色的海洋。戴天娇想,转眼间自己已经在这里生活四年了。这时集中在她眼眶里的这所陆军医院,忽然像电影胶片一样运转在她的脑子里,一幕又一幕。那个曾经充满稚气的女孩,如今长大了。戴天娇忽然觉得鼻子发酸,她急忙把脸埋在了爸爸的胳膊上。

爸爸说:“我看现在建设得不错,很有一个现代化医院的样子嘛。”

戴天娇压住了那即将溢出的泪水,娇嗔地说:“反正你已经下台了,这里已经不是你的管区了。”

爸爸忽然哈哈大笑起来,他的笑声在山头上像一团密度很大的风,好像能看着它飘荡到山谷里。爸爸说:“我还能指挥我的女儿嘛。”

戴天娇说:“那不一定,要看指挥得正不正确。”

爸爸又哈哈大笑起来:“好啊,已经会反驳老子了。”

两人边走边说,不知不觉间他们已经走到了墓地的中央,一些墓碑就像光芒一样撒在他们的周围。忽然,两个人都停下了脚步,在他们面前立着的墓碑那么与众不同,原来那是一块无字碑。那块灰白色的石质墓碑光滑干净,碑上方的两个角因为长年的风吹日晒已经不是那么尖锐了,甚至变得有些圆润。

沉默了片刻,戴天娇轻轻地说:“爸爸,我什么都知道了。我没有想到在我出生前发生了这样多的事。”

爸爸似乎是被天娇唤醒了一样,他抬起了头,四处看了看,说:“爸爸想告诉你,爸爸非常非常爱你,你是爸爸最重要的……”

没等爸爸说完,戴天娇猛地扑进了爸爸的怀里,呜咽起来。她耸动着身子,仿佛一个受了极大委屈的小女孩,爸爸用胳膊紧紧搂住了她:“傻孩子,你当初选择了一五八,仅仅就是想知道什么吗?”

戴天娇哭泣着断断续续地说道:“现在不是了……我不后悔……我真的不后悔……”

爸爸仰起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是的,不要后悔,我们可以为我们的行为忏悔,但决不后悔。”

这个时候的校园总是这样的，太多的灿烂都挤了进来，就连晾衣服的铁丝上，也变得灿烂起来，似乎这些已经在箱子底压了三年的花衣服，终于要派上用场了。

高原正午的太阳正烈，所有的光影都变得很短，短到几乎没有。走在无遮无拦的那条大路上，要狠狠地勾下头才能隐隐看到自己的影子，而这时的影子就是一个圆圆的黑圈，好像是托着走路人滑动的一个圆盘。

大路上空像架起的另一条路一样，扯着一条条横幅，横幅上写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选择”、“革命战士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青春献给党”、“为建设国防现代化做贡献”等字样。

这个时候大路上的人并不多，很多人都聚在宿舍里，他们在互相留地址，送一些钢笔、笔记本之类的礼品。五队的学员是清一色的女兵，所以她们都集中住在三楼的宿舍，不像其他队是男女混编的。男生宿舍在另一栋，但是，这个时候已经不像平时管得那么严了，男生一个个都变得胆大无比，他们长时间地逗留在女生宿舍，说着一些恋恋不舍的话。

不过，五队的学员大都对此不屑，她们在路过住在一、二楼的四队、六队的宿舍时，总是用轻蔑的眼光瞅一眼那些混在一起的男女，然后高昂着头走过去。

私下里，四队、六队的学员管五队叫“尼姑队”，就因为她们队里没有一个男子汉。其实，五队的女兵们都知道，但是她们决不允许任何人当着她们的面这样说。就有过这样的事。有一次，四队的一个女学员在电话间向对方说到五队时，就用了“尼姑队”这个词，为此五队的姑娘们硬是砸开了电话间的门，直到把四队的这个女学员逼到二楼的宿舍里呜呜大哭。五队的学员厉害，这是四队、六队的学员都知道的。说起来，五队的学员就是和四队、六队的学员家庭成分不一样，五队的学员大都是一些没有考上大学的军队干部子女，是因





花样女兵



为找出路当了后门兵,有一些“八旗”味道。而其他两个队的学员,大都是地方初中毕业生,直接入学入伍的。从年龄上来说,五队的学员大都比其他两个队的大,而从学历上来说,五队的学员也比其他两个队高。所以,五队的学员在学校有独领风骚的地位,不管学校组织的什么活动,比如演出、出黑板报、演讲这些事时,五队总是最好的。对于五队的学员来说,上一个军医学校护士班多少有一些委屈,有点落毛凤凰的感觉,不过,军医学校这样的环境也给了她们足够的信心。

毕业分配的名单是上午宣布的,让所有学员没有想到的是,五队竟有五个女兵自愿报名到陆军一五八医院去。

应该说,陆军一五八医院是近几届学员分配的一个难点,难就难在一五八医院的地理位置,它在西南边陲一个远离城市的大山皱褶里,像被人随手抛到大山里的一块石头,在地图上看不到它的位置。那是一所为战争而准备的医院,可是三十多年了,人们没有遭遇战争,倒是有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知道,到了那样的地方,就意味着献了青春献子孙。他们说,我们可以献青春;但是,我们不能再献子孙。于是,他们就不去献子孙,连青春也不献了。

好学员留校,这几乎是一条真理,在毕业分配以前,私下里就有同学想过留校人选的事。尤其是四队和六队的学员,觉得五队学员留校的一定多,不论从哪一方面来讲,她们留校的可能性都是最大的,而像戴天娇、任歌、夏冰、王萍平、朱莎莎这样出类拔萃的学员,似乎应该首选留校,就算她们自己不选择,学校也会选择她们的。可是,正是她们五个人,在志愿表去向上填上了陆军一五八医院。

2

在临近毕业面对人生重大选择的时候,校园里,一些年轻的生命不再带着青春的活力行走,在他们无忧无虑的心里装进了心事。学校大操场边的核

桃树上，挂满了长着青刺的核桃，据说到了深秋，青刺儿就会变成黑刺儿，如果前一天的夜里风，第二天，就能在核桃树下拾得真正的核桃。

没有太多的人关注这些核桃树，人们从核桃树下匆匆地走过，走向他们想去的地方。

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许多人喜欢坐在核桃树下面，他们在树下读书，看《解剖学》、《内科学》、《外科学》，记人身上的26块骨头。看一遍就记住了的是男人、女人身上那最隐秘的部位，并由此停下引发一些让心儿骚动一阵的幻想。最难记的就是那像河流一样的血管，感慨人身上最多的就是水，跟地球没什么两样。

那是青春最美丽的时候。

但是，他们在面对人生的选择时，有了心事。

每一届学员都把毕业分配看得很重，似乎这次的选择就是人生的选择，选对选错关系到一个人的一生。

但是，五队里五个学习成绩优秀、各方面都比较不错的女兵，却在同学们为毕业分配忙乱的时候，不约而同地向学校领导交上了志愿表。

一时间她们成了学校的新闻人物，有些人来打听她们这样做的动机。夏冰说：“真是奇怪极了，难道非要有什么动机吗？反正我没想那么多，因为陆军一五八医院是我的老部队，我曾经在那里当了一年的战士，我肯定是要回去的。尽管我有机会到其他条件更好的地方去，但是，我不去，我已经怀念那个地方了。”

也许最让人想不通的是戴天娇的选择，在那一届学员中，没有人不知道戴天娇的，她有太多让人感兴趣的地方。

几乎每一届学员都有一个比较出众的，戴天娇就是这样一个较为出众的，可以说是包括四、六队在内最出色的学员。一般说来，大凡像她这样的人，一优秀起来好像什么都很优秀。这是毫无办法的，仿佛天在造她的时候，就要让她与众不同，要让她成为别人关注的焦点，不管她愿不愿意这样。

比如说，一个人的出身，是无法选择的，她也和别人一样，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在她无法选择的情况下，一个将军成了她的父亲，这对于她来说也许并不是一件好事，当然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

将军的女儿本来是没有什么固定的模样，不过在普通人的心里，都怀有



一种将军的女儿一定如公主般美丽的心情。而戴天娇的长相恰恰满足了许多人的这种期待,在长成一个 20 岁的大姑娘的时候,她的美就以光芒的形式传达给每一个见到她的人:她细腻又富有光泽的皮肤,使同龄女孩羡慕不已;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因为浓密的长睫毛,使它总是笼罩着一种莫名的忧伤;她的鼻子永远让她充满了不同凡人的高贵感;嘴唇清亮红润,在她沉默的时候总是微微张启,让一些男生们一看心里就痒痒的。

除了这些,她还有一副让天下男人都喜欢透顶的身材。这身材既不像林黛玉纤细的瘦,也不像杨贵妃那种雍容华贵的胖,而是该凸的部位就尽情地凸,该细的地方就尽量地细。在 20 世纪 90 年代,社会上人们称这身材为“性感”。它着实能挑逗人,尽管她那美妙绝伦的胴体常常掩在军装里,但那起伏的山峰却让老实的军人也要多瞅几眼。

戴天娇是女人的一个奇迹。这是夏冰的话。夏冰还说:“我喜欢优秀女人。”

关于优秀女人她能说出一大串名字,比如说,居里夫人,南丁格尔,肯尼迪夫人,林巧稚,刘胡兰,江姐……夏冰在说完这些名字以后,说:“我还是那个理论,大凡优秀的什么都很优秀。”

的确,因为戴天娇有了许多优秀,而使别人愿意关注她。

这时,20 岁的戴天娇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在大操场边的核桃树下,此时满校园的浮躁仿佛与她无关,在她这里,那一切都是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漫步在茂密的核桃树下,她总是忍不住扬起脸来看一眼树上的核桃,对于这种植物她有些好奇,这种好奇是因为在她从小长大的那个院子里没有这样的树,她还好奇她从小就在吃的那种有着栗色果皮的核桃,这玩意儿真好玩,凸凸凹凹像人的大脑。学过人体结构后更发现它像男人下面那两个干坏事儿的蛋蛋。

想到这儿,她不禁“扑哧”一声笑了。

阳光碎碎地洒在她的脸上,她那一张姣好的脸,竟有一种透明的光泽。刚才她离开了喧嚣的宿舍楼,她想着这时的操场边一定很安静,于是就来了。真的如她想的那样,平时总是那么多的人都消失了,就只剩下了树。戴天娇看着那些树,突然有一种想掉泪的感觉,她走近一棵核桃树,把身体贴到了树干上,她扬起那张圣洁的脸,两行泪就无声无息地爬上了她的面颊。对于一个刚

刚 20 岁的女孩来说,她有太多的莫名的忧伤,似乎是对这校园的眷恋,是对核桃树的感激,还是什么?就连她自己也说不清。

她的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响着,而那个声音所要表达的意义是什么,她听不清。可是她知道那是一种表达,她是要去那里的,那里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吸引着她。她现在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神秘东西,或许那仅仅是一个故事,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向她呈现了一团如雾一样迷蒙的气体,萦绕在她的脑海里、她的身体里。她在心里暗暗地对自己说着:“我会找到答案的,我会的……”

就在戴天娇沉浸在一种情绪中的时候,一个女学员挡在了她的前面。

“戴天娇,听说你志愿申请到一五八医院?”

戴天娇仿佛在睡梦中被惊醒一样,她看了一眼眼前的这个女同学,在她的印象中这不是五队的学员。她怯怯地回答说:“是啊。”

“其实大家都知道你是留校最合适的人选,应该说留校也对你今后的事业更有好处,况且你还有一个有权有势的老爸。你为什么会选择一五八呢?”女学员的口气咄咄逼人。

天哪,哪里冒出来的一个记者。戴天娇在心里叹道:的确,听这个女生的口气,好像在采访一个新闻人物。这是戴天娇没有想到的。对于一个 20 岁的女孩,在她正走在她喜欢的核桃树下时,她没有想她的选择,因为她已经选择好了,她也没有想还有她以外的人对这件事感兴趣。于是她的回答缺少外交家的风度,她说:“不为什么呀。”

听上去真让人感到扫兴,这简直就是一个俗人的回答。

“你是不是有什么目的?”女学员倒真有一种逼上来的感觉。

不论戴天娇有着多么不同的出身,这样的场合也让她感到突然,但她马上就稳住了自己。

她扬起手捋了一下耷拉到脑门上的刘海,然后调皮地说:“有目的,那儿的农民大多五大三粗,够劲儿!”

说完,她露出了她那种特有的、对人有着感染力的笑。她一笑嘴角上就露出两个深深的酒窝,这会让人生出无尽的心疼。

接着,她用一种平和极了的声音说:“不开玩笑了,我觉得一五八医院挺好的,它是我们军区的中心医院,它的医疗设备可是军区一流的,就这些难道



花样女兵



还不值得去吗？”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遇到了戴天娇这样的事，尽管在同学中她们五个人的选择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关于分配去向的议论，但是，校方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宣扬这件事。说起来陆军一五八医院并不是一个像西藏那样一个给人生存带来困难的地方，正如戴天娇所说的，它是军区的中心医院，其医疗设备在全区也是数一数二的，在许多领导人的印象里，那里还是一个出干部、出尖子的地方。

只是这样的平静超出了王萍平的想象，在她的脑子里曾经有过一个想象，可是完全没有在现实中出现。由于期待的落空，在面对毕业前夕喧嚣的场面时，王萍平常常一个人站在宿舍后面的阳台上，长时间地眺望着一个地方，已经22岁的她，无法融进眼前的喧嚣，在她看来一条她曾经看得很清的路正在变得模糊，她甚至觉得过去的路是不是看错了。她很想问一个人，问一个比她大的、有着丰富社会经验的人，她的脑子里立刻出现了江海江，几乎是在江海江形象在她脑子里显现的那一刻，她浑身一个激灵，就好像突然迈入一条冰凉的河水里一样，她猛地用双手把自己抱住了。

这时，在那些喧嚣的女兵中，朱莎莎的笑脸显得异常的灿烂，因为兴奋使得她平时白如牛奶的脸染上了粉红色。19岁的她，无疑可以用一朵正在开放的鲜花来形容，之所以不说她是一朵花蕾，是因为她与同龄人比起来，竟然莫名地多了一些在成熟女人脸上才能看到的风情。有的同学跟她开玩笑，说：“朱莎莎，你是想到一五八去当山大王의压寨夫人啊？”朱莎莎听了这话就哈哈大笑，可以说，是有些放荡地笑，她以这种让人听了浑身发痒的笑回答了说话的人。

与朱莎莎放肆的笑相反，任歌的沉默透着一种莫名的伤感，这种伤感像一团空气一样弥漫在她的身体四周。到一五八无疑是她自愿的，是她亲自填的毕业去向意见表，是她用黑墨水清清楚楚地写上“陆军一五八医院”这几个字的。可是，她在宿舍里的表情就好像是被什么人逼着去的。都这个时候了，她依然旁若无人地支起她的画板来，把方凳放倒，坐在床沿前，一笔一画地在一张白纸上画素描。她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倒是夏冰心里不是个滋味，夏冰皱着眉头看了她几眼，几次想打断她，最后都忍住了。夏冰了解任歌，同学三年，任歌就夏冰这么一个好朋友。

夏冰自己的心情可以说是很好，只不过是她没有像朱莎莎那样好得忘形，她把好心情藏在肚子里。她已经把所有要带走的東西都收好了，并且她在头一个星期天外出时，就把一些在一五八没法买到的东西都买好了。她不时无聊地用手去摸一摸已经鼓鼓的包，有时用脚对着包踢上几脚。她的床紧挨着任歌的，她坐在床沿就能清清楚楚看到任歌作画，同学三年她每天都能看到任歌这样作画，夏冰对任歌说：“你真是走错门了，到这里来是让你拿着针头在人身上画的，又不是让你在纸上画的。”每次夏冰说夏冰的，任歌照样画任歌的，就好像夏冰是自言自语。但是，有一次夏冰正没心没肺地说着时，任歌竟一下子扑到床沿上哭了，吓坏了夏冰，她摇动着任歌的肩膀，可是任歌的肩膀却因为抽泣在震动着，夏冰不知道自己闯了什么祸，一个劲儿地说对不起。后来，任歌用哭腔说，没你的事，我就是想哭。三年了，夏冰是深知任歌心里有一块伤疤的，那是一块一触就疼的伤疤，所以夏冰在很多时候，就只是这样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任歌。

3

毕业典礼是在学校小礼堂召开的。

一阵此起彼伏的拉歌后，学校的军务处长对着大家摆了摆手，霎时，整个会场鸦雀无声。

再抬头往主席台上看，学校领导都已经端坐在主席台上了，一时间，每一张脸都那么模糊。校长讲话，政委讲话。

毕业证书由每个学员队的两名区队长上台代领，其他学员在台下伴着《体育进行曲》的旋律拍手，有一个男区队长居然在刚刚上台的时候，一个趔趄扑到了他前面的那个女区队长身上。台下的人看得清清楚楚，会场里一阵哄堂大笑。不过在大家大笑的时候，戴天娇没有笑，她仍然以最好的军姿端坐在她的座位上。在她的心里，眼前的一切是神圣的，她似乎听到了时代的脚步



花娃女兵



声,她觉得这是一次庄严的人生初礼,走出这个庄严的礼堂,就走进了被人们说成染缸的社会了,她不知道自己到底会被染成什么颜色。

大会在《解放军进行曲》的音乐声中结束。学员们站定身子,胸腔与乐曲一起共鸣着,看上去他们的身姿都那么挺拔,像一排刚刚成材的小树。大家看了一眼主席台,这时才忽然有了一种要毕业的感觉,忽然觉得首先要告别的就是这个主席台。其实,他们最不陌生的就是这个礼堂,就是眼前的这个主席台,他们记不清在这里面开了多少次会。过去讨厌进礼堂,因为知道总是有又长又臭的报告在等待着,现在再看礼堂竟有了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好像有了新发现。果真就听到这样的声音:“哎,幕布换成新的了。”“真的哎。”“真的。”一阵窃窃私语。

“各学员队集合带回!”军务处长带着河北口音的大嗓门在礼堂里嗡嗡地响起。

队伍带到学员宿舍楼前,随着队长一声“解散”,那些男兵女兵们便像出了笼子的鸟儿一样,朝着各自的目标飞去。

夏冰和任歌是最后走到三楼的,才刚刚上到第二道台阶,就觉得“嗡”的一声,这时的宿舍就像一锅烧开的水。一个女声的尖叫,又一个女声的尖叫,还有大声喊人的声音,银铃般的笑声,安静了三年的楼道,终于找到了宣泄的机会。

学校要求所有学员必须在明、后两天全部离开学校。听起来真是够无情的,早晚肯定是要离开的,干吗搞一个时间限定。副队长一副过来人的样子,“每一届学员都是这样的。我们当初也是这样。这样做也是校方不得已,学员待的时间越长,出事的可能性越大。”

现在,学员们都知道副队长说的“事”是指什么。一群男女聚在一起几年,又都是青春之躯,难免不产生点恋情。这几年间,学员在毕业离队时偷吃禁果的事儿时有发生。

现在夏冰正对任歌说:“想好了?不后悔?”

任歌知道夏冰是说到一五八的事,就看着夏冰笑了笑,说:“这有什么后悔的,你不是说一五八就是一个‘当代桃花源’吗?我就喜欢那样的地方。”

夏冰听了以后,觉得自己对于任歌的分配选择有责任,就忙说:“那不一定,我都离开三年了,况且我的感觉也不一定和你一样。不过,不说是‘当代桃

‘桃花源’，也是一个有田园风光的地方，我凭直觉觉得你会喜欢的。”

任歌调皮地瞅了一眼夏冰，“那还有什么说的。”她接着双腿并拢，连跳两级台阶，站在高处对夏冰说，“人生就是冒险。”

夏冰看看高高在上的任歌，说：“你真应该到艺术学院去，那里是你冒险的天堂。”

任歌一张本来兴奋的脸拉了下来，转过身悻悻地向楼上走去。夏冰紧跑几步，走到任歌身边，挽住了任歌的胳膊。任歌说：“其实，我根本不会后悔，如果我们这批学员有到西藏的名额，我肯定会选择西藏的。我就想离开这里，越远越好。”

两人边说边向七班的宿舍走去，迎面走来了王萍平，她手里端着一盆要洗的衣服，看样子是要到水房去。

“哎，王萍平。”夏冰一下子叫住了她，其实平常因为不在一个班，她们很少说话，就是面对面碰上了，也顶多点一下头。自从宣布了分配名单后，夏冰突然对要到一五八去的人产生了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

“你们好！夏冰，任歌。”

王萍平做出一副大家闺秀的样子，极其有礼貌地对着夏冰和任歌回了一句。她的文质彬彬倒让夏冰和任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不过王萍平的声音真是好听极了，绵绵的轻轻的，像一朵软软的云飘到你的耳旁。

夏冰突发奇想，对任歌说道：“叫一下我们一五八的同学。”

任歌笑着看了一眼夏冰，说：“进入角色倒是挺快的。”接着任歌走开准备去叫人。

“哎，不要一个一个地去叫了，就在这里喊。”夏冰叫住了她。

任歌扭了扭头看了看长长的走廊，说：“我还是去叫吧。”

的确，走廊太长了，任歌这样文绉绉的人的确不适合干这样的事，夏冰用手挡下了她，扯开嗓门喊了起来：

“戴天娇……朱莎莎……”

忽然有一些脑袋从不同的房间伸出来，当然，这其中也有戴天娇和朱莎莎，她们似乎立刻就明白了什么，不一会儿就跑步来到了夏冰她们站立的地方。

“哇！一五八。”朱莎莎这个绝顶聪明的家伙，一下子就了解了这个走廊聚



会的内容。

“正是。”夏冰说道，“让我们大家见见面。”

夏冰的话一出口，大家立刻笑了，“难道我们还没有见过面吗？我看就差没有见过个别同志的裸体了。”又是这个朱莎莎。她的话音一落，立刻响起了一片山响的大笑。笑声立即引来了一个个探出宿舍的脑袋。

她们五个人立即停止了笑，互相小心地对视了一眼，又轰地笑了起来。好像去一五八是最让她们开心的事一样。这时朱莎莎又怪声怪气地说：“天哪，一五八可是一个不能去的地方呀。大姑娘去了会找不到对象的。小伙子去了会打光棍的。老头去了就出不来了。老太太……”说到这儿，她用手指了指自己的鼻子和大家，“老太太去了能变成 18 岁啊。”

她说一句大家就笑一阵儿，最后大家附和着朱莎莎的声音，齐声说道：“老太太去了能变 18 岁啊！”

朱莎莎伸出了自己的手，说：“来，姐妹们，我们手拉手，向前进。”

五只纤细白嫩的手重叠在了一起。走廊的上空飘扬着的充满青春的笑声，立刻像一张网一样罩住了整个楼道。

4

学校办公楼在教学大楼的右侧，从宿舍到办公楼要穿过大操场。戴天娇蹦蹦跳跳地下了楼，越过宿舍楼前一条宽敞的柏油路，就来到了操场边，一弯腰迈过核桃树的枝蔓，就到了操场的跑道上，跑道是用煤渣铺成的，走在上面会发出嚓嚓的响声。戴天娇穿的是一双军用胶鞋，她迈着大步，身体随着步子上下起伏着，似乎她总有一下会跑起来、跳起来。

走了一段煤渣铺的路，她就到了操场的中心，在中心的一角集中地放着单杠、双杠、障碍墙等军事体能锻炼的器材。在这些东西的旁边有一个正规尺寸的跳远沙坑，戴天娇走着走着就来到了这里，只见她冲着沙坑开始助跑，到

了坑的边缘，一挺胸脯跃起身子，一个三级跳的动作，趑趄着摇摇摆摆地站在沙坑里，回头一看，很叫人沮丧，看上去也就1米多的距离。

旁边空无一人，这个时候，在校生都已经放假回家了，只有毕业生准备出发。谁也没有看到一个像文工团员的女兵在这里一展英姿。

事实上，戴天娇在人多的时候是羞于做这种动作的，在她跑动的时候，她总感到她那抖动的双峰被那些男人的目光关注着。再加上她的体育成绩不好，这种体育才能几乎是天缺的。身为家里最小女儿的她，从小就被她的母亲和可以管教她的人严格按照女孩子的规矩来管教。她被告知不能剧烈地运动，不能翻墙，更不能爬树，尽管大院里有单、双杠，可是她却委屈地一次也没碰过。

就在戴天娇准备越过另一条铺着煤渣的跑道时，一个男声在她的身后响起：“我知道你为什么非要到一五八去。”

戴天娇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她转过身去看是一个年轻的男军人，身材伟岸，看不清脸，像一座塔似的立在那儿。

接着这个男人又说道：“你以为你能找到她吗？她早就死了。”

“你是谁？”戴天娇看着眼前的这个人，她不知道他怎么会在这种时候对她这样说话。

“你以为你能替你的那个浑蛋父亲赎罪吗？永远不可能。他将带着永远的不安进入坟墓。”男人的声音带着一股能渗入骨髓的寒气。

“你……你……”戴天娇颤抖着嘴唇，这一切对她来说，太突然了。就在她找不到回敬这个男人的言语时，她看到男人迈着傲慢的步子，从自己的眼前大步离去。

戴天娇忽然觉得可怕极了，在太阳当顶的时候，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此时，戴天娇只感到周围一片漆黑。太阳似乎忽然躲到了厚厚的云层后面，刚才还是葱绿的树枝也突然变成了黑色的，眼前没有花朵，空气里也弥漫着一股令人感到窒息的腥味。

在这个时候，像一朵鲜花一样的戴天娇只感到迷茫，她不知道在她的生活中会出现这样一个人，一个像一团迷雾的男人。难道说在今后的岁月里如花似玉的戴天娇会在她的生活中遇到一个不可知的灾难吗？

快到队长办公室的时候，她张开嘴又闭上，把牙咬了几下，脚步也看上去